

那個叫 Aping 的平地老師

Aping と呼ばれた平地人の教師
The Non-Aboriginal Teacher Called Aping

文・圖 | 葉一萱 (高雄縣那瑪夏鄉三民國中教師)

曾經看過胡台麗寫的「願嫁山地郎」，描述一個平地女子嫁入魯凱族萬山部落的經過。對於在台北市土生土長的城市小孩，就像是看小說般的精采有趣，卻又遙遠而不切實際。孰不知十多年後，自己也勇敢又驕傲的成為原住民的媳婦。

楔子

大學時期，跟著大專團契，暈很久很久的車，彎彎曲曲的、顛簸在石子路上，到很遠很遠的部落參加教育營的活動，對於在水泥叢林中長大的我而言，晚上能在滿天星斗下曬星星、清晨時彷彿仙女般置身雲霧繚繞的山頂，觀看山嵐的變化，一切都是那麼美麗而浪漫的體驗。

在一年神學研究班查考路加福音的營會中，看見了耶穌是如何和當時社會的邊緣人站在一起，關注貧窮人、女性、外邦人。記得當時牧師給我們的挑戰是，畢業之後奉獻自己一年的時間做全職的服事，在教會也好、在社會公益團體也行，將自己年輕的活力貢獻給社



大學時期教育營，在新竹尖石鄉鎮西堡教會和原住民的第一次接觸。

會。在不景氣的時代，畢業之前，總是趕緊找好工作卡位。要花時間在沒前途又沒錢途的工作，幾個願意？但是上帝的巧妙安排，讓我研究所畢業之後，有機會到高雄縣的三民國中代課，更沒想到的是，這一年的時間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！



留在部落最大的動力，就是希望能讓山上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。

這裡

這裡，是一個沒有7-11的地方！這個三民國中，可不是在繁華熱鬧的市中心，而是在深深深…深山林內的部落裡，對於從小就超級會暈車的我實在是極大的考驗，要不是來代課，我可能一輩子也不知道台灣還有這麼一個地方！都市裡的理所當然…紅綠燈、高樓大廈，對於這裡是那麼的遙遠；而部落裡的婚喪祭典、神話、殺豬，還有那滿山滿谷的螢火蟲，都讓我體驗一次又一次的新奇。

學說話

週日沒有回台北的時候，在教會聆聽老牧師全程說著聽不懂的語言，想像著他賣力的訴說上帝的話語。老人家們渾然天成的布農合

音，把每個人的祈求虔敬的傳向天聽。在這裡就像是置身於國外的小鎮一樣有趣，居民又是那麼友善、熱情，升起一股想要融入、想要聽懂的想法，開始一字一字的學起了布農語來！「阿餅」(Aping)成了我在這裡的新的名字，也是三民鄉接納了我的開始。

一方面是好玩、容易和家長溝通，一方面也想要激勵學生們好好學母語，不要輸給我這個來沒多久的平地人，報名了91年的族語認證，沒想到口試官看在這個平地人認真的傻勁，第一次考試就低空飛過了及格的門檻。

抉擇

考上正式老師之後請調回台北，是家人最

愛情來時是沒有預警的，不同世界的兩人，
因同樣信仰、相近價值觀而在一起。家庭革命是免不了的過程，
一切的衝突在婚後一年，**因愛與寬容化解了！**

大的期望，總是唸著：該回家了！不知是習慣了空氣的清新，還是貪婪的捨不得睜眼可見的「綠」？每每出了台北車站，不得不跟著身邊的人加快腳步行走；遍目所及，只有一棟比一棟還要高的大樓和玻璃反光；好不容易回到家裡，整臉的髒污，連鼻孔都成了煤坑。這裡，真的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嗎？教自然的我，心裡老是這麼質疑著。

來的第一年，一間編制12位老師的學校，學年結束，11位老師或離職或調回家人身旁。看著學生每年都要重新適應新的班導，重新適

應新老師教學的方式，我開始認真思考城市裡真的需要我嗎？回到都市，汲汲營營一輩子存一間貴到不得了的公寓？還是繼續留下來？那我該又如何面對家人的失望？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會有不同的價值？

愛情

當愛情來臨，沒有預警的，生活中就出現這麼一個意想不到的角色～Dahu。很多人都好奇為什麼會愛上「他」？學歷、身高、年齡、收入，都讓親戚朋友不禁懷疑我是被騙了？還

是一時糊塗？各種軟硬勸說都希望我趕緊「清醒」！但是，我很清楚自己在乎的不只是這些條件。山居歲月的衣食無缺、生活無虞；滿山的樹木陽光、空氣雲霧，都是我們的資產；動手養雞、種菜、牧羊、放狗，自給自足的不用擔心禽流感、口蹄疫還是SARS；網路的方便，MSN、EMAIL也拉近了都市與山林間的距離；只要沒有過多的欲望，有什麼好為生活憂慮的呢？

我們原本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兩個人，因著同樣的信仰、相近的價值觀、互相包容鼓勵的性格，「他」對社會、文化的認識與了解，是吸引我的地方，布農族對感情的



意想不到的終身伴侶～韃虎&阿餅（左）。

專一與執著，更安定我內心的不安全感，在共同有興趣、有負擔的領域一同成長，能以這種生活方式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，我相信這是上帝給我特別的祝福與帶領。只是，家庭革命，在原漢通婚裡還是免不了的過程。幸運的是，一切的衝突在婚後的一年，都因著愛與寬容化解了！

教學現場

送往迎來的日子，不只用在每年的六月，把每個孩子送出校門。還有，每年到了介聘的時候，看著老師們積極的計算積分，心急的等待每年介聘的結果，校園瀰漫著不安定的氣氛。一面私心的希望他們能留久一點，一面又不忍他們離家這麼遠的奔波勞頓。少子化、缺額不足所帶來唯一好處，也許是讓偏遠地區的學校的老師流動率降低了些。

在原住民學校服務了8年多，接過組長、導師、輔導、總務主任、教師會理事等不同的工作，看到一些現象，將一些個人的淺見在這裡分享給大家，希望有更多人一起關心除了營養午餐之外，有關提昇偏遠地區教育品質的困境。

進入原住民地區學校任職的校長或老師，都應該重新接受18小時以上的「多元文化教



校園裡八部合音&山棕月語的圖騰，提醒大家對文化的虔敬和尊重。

育」，甚至要通過當地生活用語的基本測驗，尊重並用心了解在地的生活及文化。經常，外地的校長、老師會帶著刻板的印象來到部落，無心的用了錯誤的方式，希望經過課程，帮助大家及早進入狀況，減少摸索試誤的時間。比如說：1. 因為老師聽不懂孩子們的母語，就禁止學生在老師面前說母語。2. 校長總以為原住民的孩子只會唱歌、跳舞、運動，不愛讀書，拼命的要求學生參加歌舞比賽，以爭取記功嘉獎，而忽略的真正文化的內涵，剝奪學生正常的上課時間。3. 以為積極的幫孩子及家長爭取到各種補助，就能夠真正的幫助他們解決生活

的困境。卻不知道，幫助的方式沒有經過思考，可能造成負面依賴的影響有多深遠。

原住民地區學校更應該強化學生的「基本學力」，尤其是要從國小紮根。可以針對一三五七九年級在六月底學年結束前，進行基本能力標準化測驗，如果沒有到達基本程度的學生，強制利用暑假的時間，集中加強，以免落差越來越大。學校目前有六成多的的學生基測PR值在25以下，這是十分嚴重落後的現實。只有透過「教育」，原住民的生活才有機會自主、改變。唯有從小紮根，才能拉近原漢之間的程度差異。

增加學校的人力編制，對於小校的行政人員（主任、組長）授課節數比照大學校。在平地大學校的組長最低節數2-4節課，還有幹事幫忙協助業務，而山上的教務組長一個人要上10-12節課，而承辦的業務是平地組長的四倍（教學、註冊、設備、資訊四組）。造成行政人員幾乎都是新進老師接任，在不熟悉、不情願的情形下，哪裡還有心力去思考孩子真正的需要，充分的支援教學工作？更何況，忙不完的行政工作，根本無暇專注於自己本質的教學工作。唯有解決行政人力的問題，教學品質才有機會整體提升。

在這裡，要對在偏遠地區服務的老師們獻上敬意，每年的颱風讓山上的道路柔腸寸斷，總擔心頭頂上的石頭上有沒有刻著誰的名字？



葉一萱

台北市人，布農族名Aping，布農族的媳婦，1975年生，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畢業，彰化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。現任高雄縣立三民國中總務主任、高雄縣教師會理事、高雄縣國教輔導團本土語言輔導員，曾任教務組長2年、輔導主任1年、國中導師3年。立志奉獻所學於原住民教育，做原住民孩子的母親。

每個禮拜冒著生命危險上山，也該多給老師們保個意外險，或是增列個危險加給。也希望在各位校長的魅力領導之下，每個學校的團隊是像籃球隊一樣（有事搶著做），而不是像足球隊（把事情踢來踢去），如果能以「學生為主體」、「把學生視如己出」，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願意甘心樂意的付出。

期待

從一個外地來的平地老師?Aping put，到紮根本地成為真正的原住民媳婦ApingDahu，是我的福分，也期待更多人願意投入原住民教育的領域，讓每個原住民的孩子能夠帶著自我的認識與認同、帶得走施展得開的自信與能力，勇敢、驕傲的面對自己的人生！我也能對父母無憾的說：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！◆

進入原住民地區學校任職教師，
都應該重新接受18小時以上的「多元文化教育」，
甚至要通過當地生活用語的基本測驗，尊重並用心了解在地的生活及文化。